

身份錯置之夜

1

這肯定是我這輩子最丟臉的時刻。

沒有之一。

我無神地看著天花板，想著到底是走錯了哪一步，才淪落到如此境地。

是因為潛水時技術不佳，多喝了二十口鹹水？

還是因為接下來慶功時為了面子硬再多灌三杯啤酒？

或者是接下來無視於腸胃的翻攪，一看到上桌的道地滷豬腳就食指大動？

反正最後的結局，就是在同伴「早知如此」的無奈眼神中，我一路從馬桶吐到廚餘槽，最後躺在高檔度假別墅的木地板上，抱著垃圾桶無法鬆手。

終於，在第十八次吐出胃酸後，我撐起身子，抹抹嘴巴。

「這就叫急性腸胃炎，別太沒見識了。」

「我也沒說你得的是癌症，但我還是覺得你得去醫院。」

我正想反駁「我最看不起在疫情中只為了腸胃炎就去醫院的病人！」，但很可惜的，一句話還沒完整出口，我又把頭沉入垃圾桶，陷入新一輪重新品嚐食物味道的循環。

「我請飯店櫃檯叫計程車。」

我大驚失色，不顧形象地撲向她：「妳敢！」

為了急性腸胃炎叫救護車？

這故事傳出去，別說後輩眼中的形象會全毀，救護員群體也將永世鄙視我。

旅伴雙手舉起表示投降，放下電話。

急性腸胃炎大部分會自癒。我不斷安慰自己。而且目前我只有吐，還這麼猛爆性，說不定得的是金黃色葡萄球菌，一下下就過了，最多六小時。

大部分腸胃炎不需要去看醫生，只需要多休息、空腹、然後可以的話多喝電解水---

然後，一陣劇烈的腹痛襲擊了我。

我跪起身來，雙眼泛淚。

那一刻，我願意付出皮夾所有的錢，換那支被我偷藏在辦公室小角落的 keto。

接著，腹痛結束之後，一股想拉肚子的衝動伴隨著嘔吐物往上的清晰感覺同時浮現。

怎麼辦？馬桶只有一個。

該拉還是該吐？

生理反應並沒有留給我任何時間思考，我匍匐爬進了廁所。

等到我終於從廁所浮現出來，已經是半小時後。

旅伴優雅地背著背包等我，溫柔地問：「去醫院？」

「去醫院。」我咬牙切齒地說。

2

「我這次好了的話，」我斷斷續續地說，「我發誓以後接待腸胃炎的病人一定不會在心裡吐槽他們。」

場景切換到飯店為我們叫的黑頭車上。

往南，一點五小時才會到醫院急診。

往北，則需一小時十五分。

身份錯置之夜

南邊那間醫院很可能有我同學在受訓。

我無法承受這樣的丟人現眼。

於是我選了一路向北。

這時我才發現，更慘的是，我會暈車。

相當講義氣的同伴雖然盡量遠離我與嘴裡反芻出來的東西，但仍伸長著手拍撫著我的肩膀。

「我一定，」斷斷續續的，我繼續發誓，「不會再說他們小題大做。」

「不會啊！」司機快活地說，「我常常載到這種客人！腸胃炎常見啦！這種季節！上次那組還叫了救護車八個人一起去。」

同伴看到我不死心又要批評濫用救護車，趕緊一掌將我按到塑膠袋裡去。

又是一個大轉彎。

瞧，吞下去的時候滷肉還是完整的呢。

3

我以為一小時多到了醫院，我已經好的差不多，可以見人了。

沒想到，命運仍沒有讓我觸到低谷。

一進門我腳一滑就要被腹絞痛擊倒在地上了。

看著上一組病人---雙腳水腫的老奶奶---慢吞吞地移動，我想殺人的心都有了。惡劣的心情全寫在臉上。老奶奶您能有什麼病？一定是高血壓沒控制好，頂多是急性心臟病發作，您後面這位嬌滴滴的小姐快要脫水至死了！

注意到我的殺氣，同伴幽幽地說：「妳不是常常說越年輕越想吵架的病人越不配看急診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我咬緊的牙關迸出兩個字。「但那是我快死之前的事情了。」

同伴憋著笑，將健保卡遞給帥氣的檢傷護理師。

就算覺得自己可能快要蒙主恩召，我還是打量了一下對方。

果然，不管哪個地區，再怎麼偏遠。

檢傷護理師永遠能夠帥成急診裡最靚麗的風景線。

但對方顯然沒有注意到我的崇拜，而是冷冷地說：「不要趴在桌上。」

這台詞好熟。

當然，從我嘴裡出來，可能會多加個：「我桌上超髒的，你不怕得病？」這種欠打的話語。

對方幫我量過生命體徵---居然是正常的！我不信！我眼前都模糊了，這血壓還能有 100？吐了 30 次還能心跳 90？

然後就是，我最害怕的，TOCC 的詢問環節。

「你做什麼行業？」

「我---我服務業。」

旅伴在我身後一聲輕咳。雖然一向習慣說醫療不是服務業，但此刻我真的不想在大雨之中被趕到外面的帳篷等 PCR 檢測啊。

不。不對。

怎麼能有這種思想呢？國難當前，我得配合防疫政策！

於是在她問到「有跟生病的人接觸嗎？」的時候，我帶著悲壯的豪氣說：「我是醫療業，我每天跟生病的人接觸。」想了一想又說，「最近五天在放假。」

身份錯置之夜

放假放到醫院裡來，這還不是普通的淒慘。
檢傷護理師點點頭，指著旁邊候診的白色椅子叫我坐下。
我逃過了被戳鼻子的危機了嗎？
我逃過了！
我在心底無限歡呼。

4

「吳小姐，裡面請。」
「醫師好。」面對同行大學長，雖然不甚面熟，但我仍然慚愧的垂下頭；為深夜兩點還因為腸胃炎此等小事來擾人安寧，深深感到抱歉。
「今天哪裡不舒服？」
「腸胃炎。」
又來了。我心裡那個小小人跳出來指著自己的鼻子：「醫師問你怎麼了，不要回答自己的診斷好不好？要回答症狀！」
我趕緊補充：「我吐了很多次，都吐胃酸跟食物，沒有膽汁。吐到最後頭很痛。」
「我了解了。」鍵盤快速地卡卡敲著。「最後一次月經什麼時候來？」
「我不記得了。」我硬著頭皮回答。
「有沒有懷孕可能？」
「應該沒有。」
卡卡的聲音停下來。他面無表情地轉過來看向我。
我內心那個小急診醫師又跳出來：「有就是有！沒有就是沒有！答個“應該”是要讓醫師怎麼做！」
我趕緊清清喉嚨：「沒有。確定沒有。」
「有在使用什麼藥物嗎？」
「沒有。」同伴在後輕咳一聲。我斜瞪了她一眼。
他狐疑地看了我倆一眼。
「你說頭痛？有沒有什麼看東西看不清楚，或是手腳沒力氣？」
「沒有任何神經學症狀。」我也不管有可能暴露醫師身份了。我現在、立刻就想躺床！
「你這刁民！」內心的小急診醫師快發狂了。「小病就在跟人家搶病床！」
我將那個良心的聲音壓了下去。「我可以躺床了嗎？」
旁邊坐著一個妙齡的美女護理師，甜美地笑了笑。「中間床請。」
我瞬間知道為什麼台灣男人心目中的完美嬌妻排行榜中，護理師總是榜上有名。
我撲倒在床上，抓著被子捲成一團，不忘指揮旅伴：「拿個袋子給我。我想吐。」
旅伴無奈地翻了個白眼，還沒動作，妙齡護理師刷刷地從哪裡變出了個垃圾袋。
這時外面檢傷護理師走了進來，開始幫隔壁床的奶奶打點滴。
偏遠地區的人手當真不夠！
晚上就這樣一醫師兩護理師，還是方圓百里唯一亮著燈的急診室。
我腦海裡浮現西部時代，廣闊的荒原之中，馬車從一個城鎮到一個城鎮匆促地奔跑，就在找那個帽子歪斜、抽著雪茄，抽刀就能為人刮骨療傷的帥氣醫師。
然後我的想像就被手臂的疼痛給打斷。

身份錯置之夜

「這、這、這是什麼針？」

「止吐的。」

「我想知道藥名。」

面對皺著眉頭一臉困惑的美人，我內心那個小人又跳出來了：「你就乖乖地接受治療就好，不要意見這麼多！這是人家的地盤！人家會覺得你很煩你知不知道！」

「但是我想打甲藥跟乙藥嘛！」我第一次跟內心戲對上嘴。

「這裡有沒有那個藥你也不知道啊，你這是VIP大頭症！」

我還沒回嘴，又被扎了另一針，痛的我雙眼泛淚。

「你很怕打針吼？」美女護理師溫柔地說。

好的，我正式宣布，這個臉丟到了太平洋去了。

可惜，還是，沒有觸底。

我鑽到被子裡，想要好好睡一覺。

不知過了多久。

迷迷糊糊地聽到「要打點滴嗎？」我縱身爬了起來，大喊聲：「要！」

守在床邊的旅伴終於崩不住臉了，放聲大笑。

我這才發現，護理師是在跟隔壁床講話。

這時再做什麼都沒用。

我好希望當場變成一座石像。

或是隕石現在立刻砸中地球。

檢傷護理師橫了我一眼：「你想打點滴？」下一句話跟我心中的小人重疊在一起：「點滴沒有療效喔！只是補水而已！」

「我不要了！」我鑽回被子裡藏起來，一輩子不願意再見人。

但大學長沒給我這個機會。走過來看著我。「你好點了嗎？肚子會痛嗎？」

「還想吐。」我悶悶地說。

「這不廢話！療效有這麼快嗎！你根本就是想要凹到甲藥跟乙藥吧！」小小人氣得跳腳。「你這個把急診當點餐快車道用的刁民！」

「那你想再打針嗎？」

我將小小人死命按了回去。「想。」

大學長點點頭，很有專業素養的又為我打了藥。

我瞄了眼標籤。

的確是甲乙組合。

也許是心理作用，也或許是上一批注射的藥才剛發揮作用。這次藥物一下去，想吐的感覺立刻就沒了。取代的是如坐針氈的尷尬感。於是我十分鐘後，就開始扭動著，開始尋找如何把床欄放下來的方法。

大學長從護理站抬頭看我，哭笑不得。「吳小姐，你這是好多了嗎？」

「是的是的。」我連連點頭。美女護理師看不下去了，將護欄放下來。我如同獲得自由的野獸，連滾帶爬地下了床，拍拍身體，正襟危坐地坐到了醫師旁邊的看診椅上，想要帶著僅剩的尊嚴回家。

身份錯置之夜

然後下一秒，晴天霹靂。

「你是某某醫院的急診科總醫師對不對？」

我聽到尊嚴掉入了馬里雅納海溝的聲音。

「是、是的。」聲音小的幾乎聽不到。

「口服藥需要嗎？」

我瘋狂搖頭。

「那，要照顧好自己。」他叮嚀我。「外面等。」

我以逃難的速度出了診間，躲到了診間內絕對看不到的小角落。

然後拿到了那張金額少得可憐的帳單。

比起飯店派車送我來急診的價格，簡直只有零頭而已。

5

這次的身份錯置，讓我學會了很多事情。

身體不舒服的時候，要求一個人保持本來的優雅風度，的確很難。

但同時，醫病都要有耐心，才能夠很快找到問題。

而所有的教科書，永遠只是冰冷的文字。

很多的感受：疼痛、麻癢、吸不到氣，都是主觀的感覺。

仔細理解，把那些症狀真真正正地「聽」進去並且著手解決，是急診醫師當仁不讓的責任。

最重要的是，當我工作疲倦到極點的時候，永遠都會想起，大雨天中，荒山野嶺之間，不分時辰亮著的那盞紅燈，寫著「急診」。